

● 罗焱 著

谁来心疼我的手

新趣味丛书

重庆出版社

SHUI LAI XIN TENG WO DE SHO



● 新趣味丛书



SHUI LAI XIN TENG WO DE SHOU

ISBN 7-5366-4940-1



9 787536 649408 >

ISBN 7-5366-4940-1/1-968

定价：10.00 元





新趣味丛书

谁来心疼我的手

罗焱 著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来心疼我的手/罗焱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00.12

新趣味丛书

ISBN 7-5366-4940-1

I . 谁… II . 罗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263 号

新趣味丛书

谁来心疼我的手

罗 焱 著

责任编辑 陶志宏

封面设计 王 颖

技术设计 张 进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5

字数 120 千 插页 2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 册

ISBN 7-5366-4940-1/1 · 968

定价: 10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没有风向的舞蹈

- 壶里糊涂.....(3)
- 石头物语.....(6)
- 青岩石妇.....(6)
- 另一只眼睛.....(7)
- 虫的三生石.....(9)
- 不死的鱼.....(10)
- 丑妇 美石.....(11)
- 玩的就是心跳.....(14)
- 小 引.....(14)
- 塞北之旅——快乐的逃遁.....(15)
- 天险之旅——你敢宰我?!.....(17)
- 古都之旅——人佛总动员.....(21)
- 西域之旅——最好的旅伴.....(25)

第二辑 妆模作样做女人

- 暖冬里的中国红.....(35)
- 你拿什么扮酷.....(37)

世纪末,关于时尚的经典笑柄.....	(39)
谁来心疼我的手.....	(42)
穿出来的阴谋.....	(44)
晚年的新妆.....	(47)
有人说你很美丽.....	(50)
世纪新娘.....	(52)
初夏新妆狂花登场.....	(60)
胡闹的假发.....	(64)
美丽的伤虐.....	(67)

第三辑 城市角色

浮生梦醉蛱蝶儿.....	(73)
“酷腕”姚大师.....	(77)
另一种熏香.....	(83)
永远的情敌.....	(85)
风来香满径.....	(93)
在生命承受的死亡中微笑.....	(96)
宠爱于娜.....	(103)
呼天抢地的人们.....	(106)
重建伊甸园.....	(110)
情 错.....	(113)

第四辑 背囊里的乡愁

螺的滋味.....	(125)
最后的吊脚楼.....	(127)
背囊里的乡愁.....	(130)
作开花也要结果的女人.....	(133)
一条拉链换个儿子.....	(135)

现代爱情成本.....	(138)
施主哪里来.....	(141)
清贫是一种好福气.....	(144)
爱向炊烟起.....	(147)
生命的料理.....	(150)
谁为美丽准备了家园.....	(153)
后 记	(168)

第一辑

没有风团的舞蹈

壶里糊涂

(一)

平生第一把壶亦是一句好词：稻花香里说丰年。仿背篋筩的外形，很普通的砂料，形态、刀法、品相也稚气得不可入流。吸引我的，是一只醉成酡红的蟹，歪歪倒倒地从小壶里横行出来，喷着酒气地直呼好酒（茶？）好酒（茶？）。兴许那位作者只是想刻画一个丰收的月夜，或是渲染茶中的情趣，也只有我这样的好饮女辈，才偏要将此壶看作彼壶，且深信壶里躺藏着山野农夫自酿的好酒。

那些大肚皮，细胳膊，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指点江山的憨态玩意儿，很花了我不少的大洋。老公在娶回我的第二晚，帮我进行了一次“奢侈品评估”。他晃着计算器，很夸张地说：“单紫砂壶一项，就是一笔不错的嫁妆！”在我眼中，这些千姿百态的壶，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；绿砂壶是纤婉的明清女子，芝麻粒壶是外国轻喜剧片中的雀斑男孩，仿老壶是沉稳博学的长者，提梁壶挥动起舞伎的云袖；薄胎壶以仅一毫米的“薄”度，给人以握之若无的轻浮；套彩壶匠气最重，精致的勾勒分色，反泯失了天然的灵性；名家壶霸气十足，有了“×××制”的名号，让收藏者不知是

在买壶还是在买名。

好壶各有出处。每一把壶都有它自己的来历：买来的，换来的，软硬兼施“抢”来的，杂货堆儿里淘来的，六月天里步行数里求来的。这更为它们的身份倍添了无数情感价值，它们居高临下地排列在家中的博古架上，谁若一碰，必遭我一顿恶吼。

家里壶多了，正有利于装点门楣。有人造访，我便逐个逐个地拿出来炫耀把玩，絮絮叨叨地讲述每把壶的妙处，不厌其烦地教她们认砂质，看色泽，赏壶形，识火候，逼得大家不得不承认：罗焱也算是半吊子行家了。

(二)

终于，这话把一位真正的行家招惹上了门。

他在瘪着嘴溜视了一圈我的宝贝后，小心翼翼地真皮提袋中捧出了一口壶来。一看，真是上好的壶。其色沉若香砚，其形端如处子，浑圆流畅的壶身，在灯光下散发着油黑的光晕。他向我讨了狼毫笔并醮饱了温茶水，像给出嫁的女儿描眉勾唇一般，精心为其沐浴：“是我女朋友费老大劲才弄到的，让我好好养它耶！”——养！捣鼓了这么多壶摆在家里的我，竟头一遭听闻这么个与肉食性动物有关的词，用在了壶的身上！我的紫砂壶，大多数是常年一身薄“雾”地亭亭玉立着，等到我数月一度大扫除时，才能泡个幸福的温泉浴！行家手中的“女友”，在沙沙有声的轻旋中，正享受着柔如春风的呵护，丝丝缕缕的缠绵。那一刻，真不知蒙羞的是我还是我的壶，反正我真想找个地缝把自己塞进去，挤死了算！

行家临走时，我塞给他一个自己常用的仿老壶，拜托他“也代我好好侍养几天，等它皮光水亮了再还来”，行家矜持而慢条斯理地一闻壶口，便愤怒地呵斥出来：天！你拿它喝过什么？

呃呃——葡萄酒泡杨梅干！

(三)

自古到今，人人都说用紫砂壶泡茶，却也没有人说过“不可用紫砂壶饮别的东西”。这些年，我心安理得地用它们喝过雀巢咖啡，解百纳葡萄酒，泡过金橘汁、山楂水。当然，偶尔也泡过青城的雪芽，江西的乌井，杭州的碧螺春。

我有一套上好的功夫茶具，却从不曾以其邀清风明月与我同坐，我概不遵循一开洗二开泡三开品四开饮的茶道古训，更对“白鹤沐浴”（洗杯及茶叶），“春风拂面”（倒茶），“韩信点兵”（再敬茶）等优雅章节难以潜心。我使壶的方式是最直接的“人嘴对茶壶”。温热的甘泽，伴着紫砂的泥香，以畅快淋漓的奔涌，拥抱我的心肺。我深爱壶那种外憨内奸的可爱形态，它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质朴的圆滑，勾引得我一偷空儿就想：它肚子里卖的是什药呢？给它装些什么呢？

话说白了，壶就是壶。紫砂壶的文化再广博再深奥，也改变不了它只是身为容器的特质本身。它的主人是谁，就活该让它沾染上谁的气质谁的风骨。若拿概念性定义的眼光来揣测紫砂壶的思想，就像看人一样，容易走眼。

这好比前两天，我清洗一只闷泡了几天几夜茉莉花加青竹芯的绿砂壶，哗地一倒，它像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吐出一肚子坏水来！

石头物语

当你不可抑制地迷上这些顽灵的石头时，你的骨头里就已经有了石头的本性。

每一颗石头都有自己的传说。

风雨中，苍穹间，石头荒天野地的坦卧着，任天雷劈打地火横烧，任岁月把自己揉捏成现在的模样，任时光堆积出它们自身的高度。几千年的鬼哭狼嚎和月明风清，都吸入了坚硬的体内，它们，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缄默。

青岩石妇

一块形若鸡卵的青岩石，拾取于大连的海滩上。

岩石宛如一位素面的妇人，不动声色地低垂着双眼。生命的年轮，一圈圈涌上额头，风蚀着妇人并催促她顺从地老去。时光奔流不息地从妇人身上淌过，却带不走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几段记忆，它们以石粒的形态，深深地卡在心中最深的沟里，足足有六颗。

六颗令妇人痛苦、流泪，却无法抗拒、无力除去的记忆之石，无序而有致的一线排开，各自拥有自己的质地与色泽。它们像

一句天地赐予的护身诅咒，以切入心骨的方式，环绕镶嵌在青岩石妇的胸前，令她在经历无数彻夜的痛楚之后，呈现出自己优雅的、痛的美丽！

每一位领略过“青岩石妇”之美的人，在惊叹它的奇异之余，都会恶作剧地嚷着，要将那六颗小石粒抠出来！我倒觉得这蛮符合现代人的生存心态：信息社会、数字时代，一切都需要有简而空的容纳空间，哪里还有多余的位置来闲放一些过季的情感与伤悲呢？只要它们一堵心口，人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挖出抛掉！从少年抛到白头，到头来，什么也没为自己留下。

倒不如柔韧的青岩石妇，一痛，把一生的美丽都铭刻下来。

另一只眼睛

我们都没有第三只眼睛。

我们的眼睛，平稳地安居于鼻梁两侧，肉眼凡胎的，经历着从纯净蔚蓝的无邪，到人老珠黄的浑浊。

我们没有天眼，看不见突如其来的生老病死，看不见自己身后的阴影，看不见我们的前生与来世，也看不见别人的心。

假如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镜子，我们会连自己也看不见。

拉萨的八廓街，世界闻名的西藏民俗文化工艺品广场，数里长的街道上涌动看来自世界各地的、不同肤色语言的人们。藏民把货摊上的首饰、藏刀、真皮马鞍、绿松石串子拍得啪啪直响：买一个吧买一个，我还没有开张呢！

突然，我盯住了一个年迈的喇嘛，他披着久未洗涤的砖红长袍，右手转动着经筒，蹒跚地向我走来。

我盯住他的左手，那手中有一张褐铁似的东西，神气地吸引着我。

老喇嘛咧开无牙的嘴：宝贝，石头，宝贝。

我哆嗦着双手，把那巴掌大的宝贝接到手中：天！这岂止是石头！它浑身布满了蛇头似的丘犁，大大小小的丘犁，凸显处红光满面，浑圆饱满，凹纹线却蜿蜒曲回，形如勾勒。最奇妙的是整块石头的外形，分明就是一只人的眼睛，一只完美的凤眼美目！石头中间，还有一个杏仁大小的窟窿，黑眼仁似的天然窟窿！

老喇嘛看出了我眼中的贪婪，一把夺过了石头：宝贝啦，跟了我十二年啦！

卖给我！卖给我！我死死抓住他欲坠欲碎的袍袖，求求你，卖给我！

喇嘛晃着脑袋，拖着我满街走：“不卖不卖！”

我死跟着他！他进大昭寺，我毕恭毕敬地厚颜尾随着；他进大殿堂，我就在门栏外涎脸笑着候他出来。几个小喇嘛可爱地问我：“你出多少价钱啦！”

我笑了：“就等他开价呢！”

终于，老喇嘛又走出了大昭寺，熙熙攘攘的八廓街上，充满了人与物的热闹与欲望。

老喇嘛说：“给你吧！它和你也有缘”。

城里的人都不稀罕这块宝贝。人们说，这不过是块含铁量极高的石头，西藏那神秘的地方，啥稀罕玩意都有，它算什么？

或许，它真算不了什么。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，很累的时候，拉开抽屉，一只来自大藏西域的眼睛，就沉寂无语地注视着我，令我心头一热。

当初从老喇嘛手中接过石头时，经他长年累月的摩挲，令石头散发出一种近乎寒玉的光泽。现在置放久了，光泽就开始黯淡下来，沟纹处还隐隐生出了“铁锈”似的斑痕。于是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要将它放在手中不停地呵气，温柔地摩拭。不一会儿，“锈迹”没了，手上也并没沾有任何的锈色，石头却又红油油的光亮起来。像清晨醒来浴了泉水的凤目，晶晶亮亮地一转，天

地就开了,醒了,光芒四射,充满生机。

我不知道,这是不是我的天眼。

它只在浮尘一隅,静静地看着我的忙碌与疲惫。它什么也不说,却仿佛什么都知道。

我不知道,它是不是我的第三只眼睛。

它像人的心一样,生性敏感,易染尘埃。它提醒我,得随时将心揉醒揉亮,才能看见那些——似乎从来也看不到的一切。

虫的三生石

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前世,有没有来生?

如果有,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想起前世的模样,忆不起从前旧居的位置,为什么会将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都遗忘了呢?

而有时候,我们也会产生一些令人昏眩的幻觉:这条小巷我很熟悉,这个陌生人我很亲切,这一闪的微笑,似乎正来自我未醒的梦间……

张爱玲说,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精灵,飞回来寻找它的前生。那么,人的灵魂呢?它真的在命断气绝的一刹那,烟似的飞散了吗?

中国的佛学典故中,有一块著名的三生石。

传说,人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三生石,人死以后,会重新转世,而在约好的时间里,人们会站在自己的三生石上,与旧人相会,与昔日话别。

你见过虫的三生石吗?

一条虫,悠闲地爬行在一块色彩斑斓的巴林石上。它呼吸着花叶清新的灿烂阳光,眨动着远星似的迷蒙双眼。它在懒洋洋的晨运中,寻觅着自己的早餐。

这时,一只更小的爬行虫,出现在它的视线之内。它强按下

心头喜悦的欢呼，加快速度向更小的那只逼近！更小的那只，鬼头鬼脑地钻进了一个喇叭似的石缝，虫也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——也许，它最终还是将更小的那只吃进了肚子里，可它自己，却被卡在那破喇叭似的石缝中间，再也出不来了。

一条快乐蠕动着虫，以它永远蠕动的姿势，笨拙而无奈地囚居在那小小的石缝里，进退不能。

这一困就是上千年啊！直让那围困自己的石头，成为自己的三生石！

它站在那里看天摇地动、星转斗移；它站在那里，听见众多同类互相召唤着，索索地爬过；它站在那里，亲吻过无数次花的芬芳，吮吸过无数次雪的甘甜；它知道自己已不能出去，也就不再想出去。

现在，它在我橙黄的灯光下安睡，做不醒的美梦，等待下一个转世的季节。

可是，真的有前世与来生吗？

虫的三生石，是否会令它想起自己被卡住的情景？

不死的鱼

一尾鱼游到了我的书架上。

这是一枚迄今已近亿年的鱼化石。浅褐色的鱼形像个工整的拓印，纤毫毕露地描绘出它生前的模样。算盘珠儿似的脊椎骨串起一根根灵秀的骨刺，扇形的鱼尾仿佛刚刚才停止了摆动。只是，鱼的颜色是一份空白，留给亿万年之后的人们，作美妙的遐想。

书架上排满了别人的书。它们以列兵式形象，吵嚷着许多人的思想。这枚鱼化石就站在它们的身边，用一种冷静而聪慧的态度，静静地，游弋在自己的空间里。